

後漢書

冊七

後漢書卷七十一

宋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章

懷

太

子

賢注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第三十一

第五倫

曾孫種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

史記曰陳公子

完奔齊以陳字爲田氏應劭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注云始食采於田改姓田氏

次第爲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

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

引彊持滿以拒之

引彊謂弓弩之多力者控引之持滿不發也

銅馬赤眉

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

東觀記曰時米碩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兄

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

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

風俗通曰武王封箕子于朝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

鮮其子食采於朝鮮因氏焉

中華書局聚

襄坐事左轉高唐令

高唐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齊州祝阿縣西

臨去握

倫臂訣曰恨相知晚

訣別也東觀記曰倫步擔往候之留十餘日將倫上堂令妻子

出相對以屬託焉

倫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

自以爲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

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

糞除猶掃

除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數年鮮于襄

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卽召倫爲主簿時長安鑄錢

多姦巧乃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

東觀漢記曰時長安市未

有秩又鑄錢官姦輕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與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掾所

平市無姦輕無理當是軌字倫平銓衡正斗斛市

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

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尙不下安能動萬乘乎

華嶠書曰蓋延代鮮于襄爲馮翊多非法倫曰未遇

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將謂州將倫曰未遇

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
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
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
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
卿爲吏箚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
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

華嶠書曰上復曰聞

卿爲市掾人有遺母一箇餅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

箇探口中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

爲生是

語也

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

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

今邵州武岡縣東北

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

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

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

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

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

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嗥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爲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爲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爲宕渠令

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顯拔

鄉佐立賀賀後爲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

行終於大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

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

自達

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

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

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

以財相貨曰賕音其

又反又音求

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

知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
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竝居職任廖
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以后族過盛欲
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
不勝愚狷昧死自表

狷狂也

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

于而家凶于而國

尚書洪範之言

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

脩之饋

穀梁傳之文也東帛也脩脯也饋遺也

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

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

家互有非法明帝卽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

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

譬猶論也

苦身待

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

司馬遷書曰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

也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刻著五藏謂銘之於心也紳謂大帶垂之三寸

論語曰子張書諸紳也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

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二百萬私贍三輔

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

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

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

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

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裁與纔同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

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爲國戚可封侯以富

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

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

恐卒有纖介難以意愛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法也聞防請杜

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

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

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以爲從事將恐

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

請人有損事望望物也苟有所懷敢不自聞竝不見省

用倫雖峭直峭峻也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

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

陛下卽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尚書

考靈耀曰堯文塞晏晏爾雅曰晏晏温和也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

石貪殘者六人東觀漢記曰去年伏誅者刺史一人斯

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

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

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

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

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竝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謹責也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尙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孔子之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

復上疏曰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驚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

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

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必見危故以爲論也

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

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

親

后妃以椒塗壁取其繁衍多子故曰椒房

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

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

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

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

前書中山靖王之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議論者至云以貴

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

病酒

詖險趣勢之徒誠不可親近

蒼頡篇曰詖佞諂也臣愚願陛下

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

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

此臣之至所願也

○劉攽曰案文當云是所至願也多一之字倒一所字

倫奉

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

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

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

前書曰貢禹字少翁

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著聞

然少蘊藉不修威儀

蘊藉猶寬博也亦以此

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

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

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

○劉攽曰麻延年云唐睿宗下詔用十起作元

子事本出於此明當作起也

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

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

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

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祕器衣衾

錢布少子頡嗣無緣言嗣明多此一字歷桂陽廬

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為太子廢也樊豐等

為濟陰王頡為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闕固爭帝

即位擢為將作大匠卒官三輔決錄注曰頡字子陵

舉高第為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

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

廬江朱建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禮餉頡終不受倫

曾孫種

論曰第五倫峭覈為方峭覈謂其性峻非夫愷悌之

士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寬厚惇惇純厚之將懲苛切

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章為佩蓋猶此矣韓子曰

性急佩章以自緩董安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偏

于性緩佩弦以自急也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偏

下禮記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玷山節藻梲

掩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

君子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

後漢書卷七十一列傳六十一中華書局聚

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種字與先少厲志義爲吏冠名州郡永壽中以司徒

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灾害

風俗通曰汝南周勃以太尉清詔使荊州又此言以

司徒清詔使冀州蓋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詔使也廉察也

舉奏刺史二千石以

下所刑免甚衆棄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

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輩高密在二州

之郊種乃大儲糧秣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

鳴流民歸者歲中至數千家

桴擊鼓杖也音夫

以能換爲衛

相

周後衛公也

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

太守負執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

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彊禦今欲相

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

以鉞刀

羽出遂馳

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

發其臧五六十萬種卽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歎之是時太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太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卽帥其黨與三千餘人降單超積懷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稽怒以待之初種爲衛相以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閭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蓋盜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爲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爲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

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
 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
 脫歸種匿於閭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
 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
 於朱家前書曰季布楚人爲任俠有名數窘漢王高
 祖購求布千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
 將軍急取進計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并其家僮之
 魯朱家所賣之朱家買置田舍言之高祖赦之後爲
 守河東管仲錯行於召忽
 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
 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於天下矣何爲
 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
 於溝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
 錯猶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
 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爲耳卒
 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
 鉤之讎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申信音勲效傳

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纖介則此
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
之功建其奇奧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
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苞苴饋遺也步朝堂無擇言
之闕口無可擇之言也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
以種爲上序直士以種爲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
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
力未就以太山之賊種不能討是力不足罪至徵徙非
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言也故種逃
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
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
家

鍾離意傳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督郵時部縣

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

記文符也案察之

意封

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

公羊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

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

詩大雅之文刑見也御治

也

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闕略遠

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

會稽大疫死者萬數

疫癘氣也

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

隱

親謂親自隱恤之

所部多蒙全濟舉孝廉再遷辟

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

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

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

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

在手曰桎恣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還以病